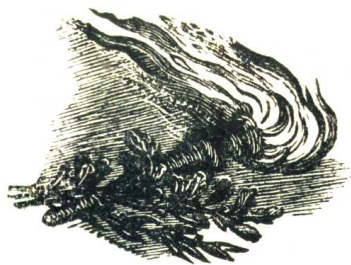


根深蒂固

高伊 杜索合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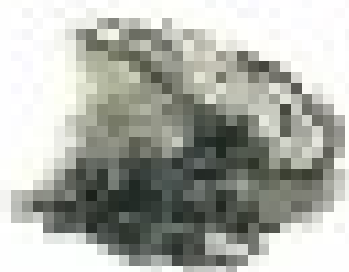
根

深

蒂

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根 深 蒂 固

美國 高伊 杜索合著

符 家 欽 譯

朱 光 潛 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根深蒂固

著者 高 伊 杜 索
譯者 符 家 欽
校者 朱 光 潛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29) 字數81000 印刷0001—6500

31''×43''1/32 印張4⁹/₁₆ 定價4,200元

譯者前記

「根深蒂固」是美國進步作家高伊和杜索合著的劇本，一九四六年在美國出版。劇本的主題是美國當前生活中最尖銳的社會問題之一：罪惡的種族歧視問題。

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狄更斯就在他的「旅美札記」裏譴責過美國種植園主虐待黑奴的極端野蠻殘忍的暴行。狄更斯認為：美國人道德上的墮落腐化是黑奴制度的必然結果。狄更斯的指責是在蓄奴制度沒有廢除以前；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果，黑人在名義上擺脫了奴隸的地位，但他們並沒有得到任何政治權利，黑人大眾依然遭受美國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迫害。在這個標榜「自由、平等」的國家裏，佔美國人口十分之一的一千五百萬黑人，他們從出生時起就註定了畢生受壓迫、侮辱和最可怖的迫害的命運。在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種族主義者最猖獗的南部），美國統治階級實行着最嚴格的種族隔離，不特學校、飯廳、旅館、車船、醫院、廁所、監獄……不許黑人和白人混同使用，就在大城市裏，黑人也被限制居住在特定的貧民窟裏。在美國政治進一步法西斯化的今天，三K黨、私刑者、法庭、打手和特務這一幫人製造的殘害黑人的白色恐怖，自然更加厲害了。黑人歌唱家羅伯遜演奏會的橫遭幾千名特務暴徒兇毆，無辜黑人梅基的被誣陷

判處死刑，只是近年來美國法西斯分子所幹的兩個著名案子而已，其它被冤獄陷害或私刑處死的無辜黑人更是不可勝計了。

高爾基在「資本家對美國黑人工人的恐怖統治」一文裏，對於美國的白色恐怖曾經作了透闢的階級分析。高爾基認為：美國種族壓迫的真正根源是爲了窒息美國黑人大衆正在增長的反抗。高爾基指出，美國統治階級橫蠻地殺害黑人，「這種殺害是「預防的手段」。因爲黑人大衆日益捲入革命運動的漩渦，同時和白種的勞動者羣衆團結起來了。他們積極參加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資產階級對三千萬黑人——工農——的反抗心的增強感到恐怖，就竭盡全力來窒息那正在增長的黑人大衆的戰鬥力，對他們採用自己的武器——白色恐怖。」

「根深蒂固」寫一個在第二次大戰後回到美國南部（種族歧視最厲害的地區）故鄉的黑人布勒特，他是相信「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就是民主勝利」的很多美國參戰士兵之一，他認爲「打這場仗是爲了把這個世界弄得更好一些」，現在戰爭勝利了，「這些口頭支票必須兌現了」。這個普通的人興沖沖地懷着天真的幻想回到故鄉，他要喚起黑人同胞們，讓他們明白奴隸的地位並不是注定不能改變的。

布勒特的歸來引起了參議員蘭登的厭惡與恐怖（布勒特的母親是蘭登家老傭人，布

勒特是在他家長大的）。這位蘭登是滿腦子浸透了種族優越感的美國反動統治階級的化身，他的家族是從美國南北戰爭以來就一貫仇視有色人種的世家，奴隸主思想在這家庭裏是根深蒂固的。劇本一開頭就在蘭登身上勾劃出一幅美國種族主義者的專橫、頑固、惡毒、陰險的畫像。在蘭登的眼裏，布勒特是個黑奴，是應該永遠受「優越」的白種人踐踏的奴隸；布勒特居然參加了美國軍隊而且在戰爭中立了功，這是不能容許的。他回到家鄉來要傳播民主思想，動搖奴隸主的統治地位，當然會使得蘭登感到恐怖。

蘭登的大女兒艾麗斯是種族主義者的另一種類型：她「栽培」布勒特，給他各種「恩惠」，送他上大學，謀職業，處處偽裝出一副開明、進步的面孔；但一等到她發現布勒特歸來以後不是那麼服服貼貼，而要保持自己的人的尊嚴，要去參加一個黑白人團結的會議，而且得到她自己的妹妹琴涅芙娜的同情時，她的假面具就撕下來了。她同她爸爸蘭登一起，血口噴人地誣指布勒特偷了他家的錢，叫警察把布勒特抓去關在牢裏。但是蘭登沒有了解到，現在已經不再是美國反動統治階級為所欲為的時代了。人民的力量已經逐漸顯示出來了。羣衆的抗議迫使法西斯匪徒們不得不對布勒特用驅逐出境

的辦法把他放走。蘭登、艾麗斯的卑鄙無恥的暴行教育了年輕一代的琴涅芙娜，使她更認清楚了種族主義者的猙獰面目，她不能再在這個喫人的家庭裏住下去了。一位從北方來觀察南方社會生活的作家霍華德，憤怒於蘭登、艾麗斯的卑鄙行為，也在婚禮前夕解除了他跟艾麗斯的婚約。甚至原來忠心耿耿安於奴隸命運、並規勸兒子安分守己的貝拉，也被她主人蘭登的傷天害理的行徑激怒得忍無可忍，勇敢地挺起她衰老的背脊，向壓迫者發出義正詞嚴的控訴。

布勒特和貝拉的離去，琴涅芙娜和霍華德的出走，是值得敬愛的美國普通人對於種族歧視的憤怒的抗議，這樣的人正在美國成長起來，而且他們已找到正確的道路，變成了爭取和平民主鬥爭的新戰士。

「根深蒂固」是描寫美國種族歧視的一個優秀劇本，在人物性格的刻劃、語言的洗鍊、佈局結構的謹嚴上都達到較高的水平。原劇曾由紐約的進步劇團上演過。作者並在上演中吸收觀眾意見進行了不斷的修改，使劇本更加完整。同時，蘇聯劇院和歐洲一些國家的進步劇團都上演過這個劇本。

高伊和杜索都是美國青年進步作家，杜索是美國進步刊物「羣衆與主流」的特約編輯。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登場人物

埃爾斯沃思·蘭登——參議員，七十歲。

艾麗斯·蘭登——蘭登的大女兒，三十二歲。

琴涅芙娜·蘭登——蘭登的二女兒，二十二歲。

霍華德·麥里克——小說作家，四十歲。

布勒特·查爾斯——黑人，退伍軍人，貝拉的兒子，二十六歲。

貝拉·查爾斯——黑人，蘭登家老女僕，五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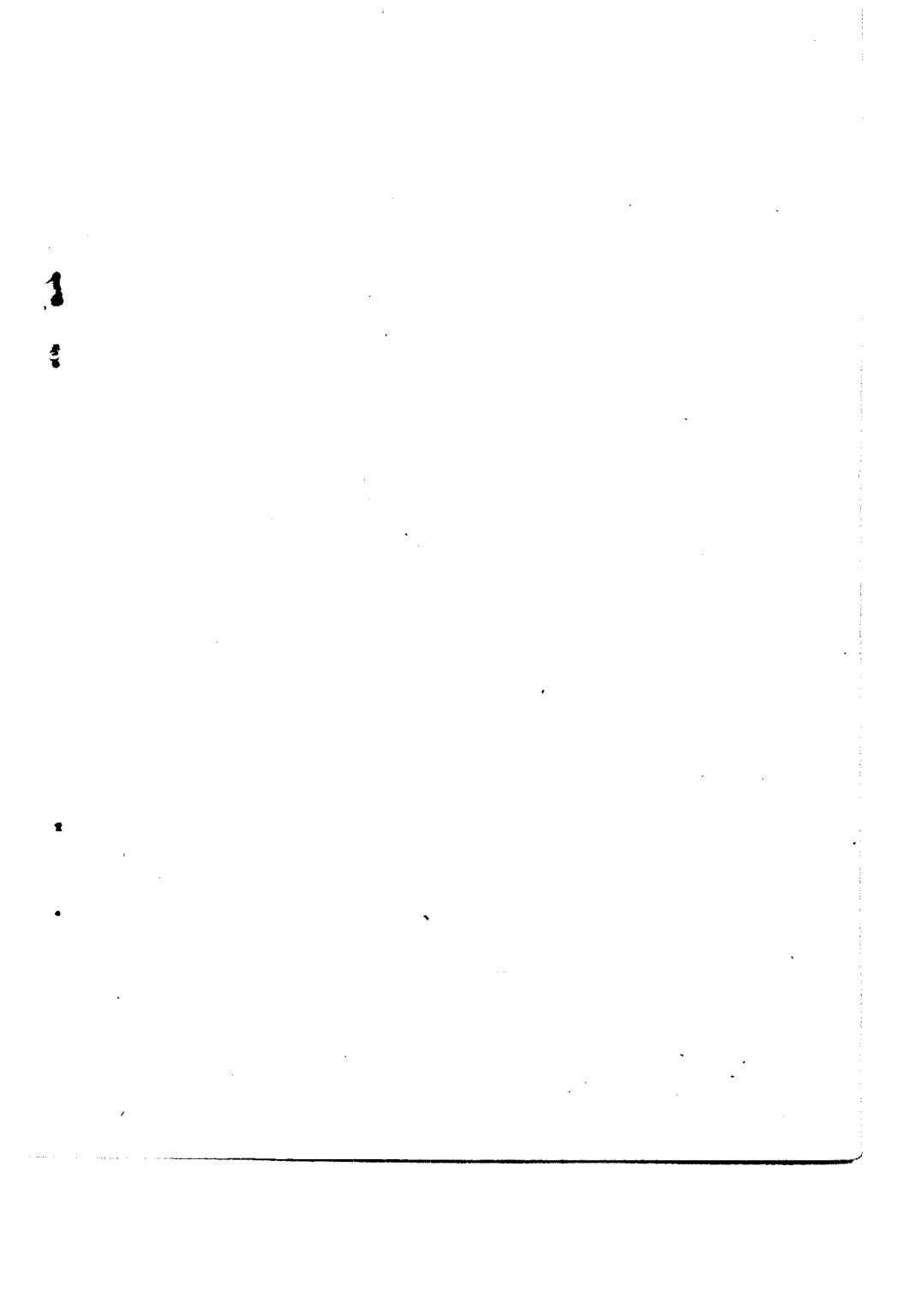
漢妮·滕納——黑人，蘭登家女僕，二十歲。

羅伊·馬克斯威爾——律師，蘭登的姪兒，四十五歲。

謝金——督察長。

恰克·華倫——謝金的助手。

巴布·伊札——謝金的助手。



第一幕

美國南部一個小城郊外蘭登家的客室。時間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

三層高大的落地長窗，構成一道柔和的弧形，佔了舞台左方的顯著地位。長窗通出去是台階，從窗裏望出去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精美的柵欄，上面密密爬滿薔薇，此外還可看到幾把精緻的鐵椅，一張小桌，和長滿長春藤的磚石欄干的一部份。台階的外面（觀眾看不見）是花園。

台後的左方，有一個大理石面的大櫥櫃，櫥內擺着幾個盛滿酒的彫花玻璃瓶。櫥上面牆上掛一幅羅伯特·蘭登的畫像，是湯瑪斯·麥理的手筆，蘭登穿着美國內戰時期同盟軍（南軍）的軍服。

台後的中央，一條拱道直通大廳。可以看見一座考究的樓梯，但只能看見靠地面的四五級。樓梯左方（觀眾看不見）通前門，樓梯右方（觀眾也看不見）是通到屋子後部的另一道門。

台前的右方，有一道門通參議員蘭登的臥室，這間臥室從前曾經一度作為書房。

客室內陳設的色調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古老的傢具十分美觀。一張長沙發前面擺着一張矮几，一把大椅，椅靠手有一塊可以放東西的平板，另外還有一張小桌，周圍擺上三把維多利亞式椅子。靠牆有一張寫字檯和一個放在寫字檯旁邊的皮字紙簍，一部電話機巧妙地藏在寫字檯裏面。年代久遠的古玩、紀念品，分佈在室內各個顯著地點：鍍金的鐘，遠房親戚的側面像，以及多年前從巴黎帶回來，現在已改裝成電燈的兩盞彩畫油燈。整個屋子的陳設、氣氛，給人一種豪門世家的印象。

幕啓的時候，渾妮，一個二十歲年紀的瘦削而容貌不俗的黑人女孩子，拿着報紙走進客室。她把報紙放在小桌

上，正待轉身出去的時候，瞧見了一鉢玉蘭花。她從鉢裏摘下一朵來，擲在頭髮上。然後轉身去照照寫字檯上的小鏡子，端詳打扮得美不美。於是，她笑迷迷地把手放在背後，裝出一副自以爲是嬌媚動人的姿勢。

貝拉·查爾斯從大廳進來，站在那裏瞧漢妮打扮。貝拉是個五十歲的黑人婦女，在蘭登家裏已幹了二十四個年頭，因此處於很受賞識的地位，對於這，她是充分意識到的，她舉動處處顯得莊重。這時她正拿着一件淺色外套，戴着帽子，準備要出去的樣子。

貝拉 小了頭子，瞧你那副得意勁兒！

漢妮（轉身）我不過收拾收拾，好歡迎布勒特。

貝拉 哼，我說你還是收拾收拾準備上樓去，把那些沒有理的床鋪理一下。別忘了把艾

麗斯小姐的早點盤子帶下來。

漢妮 嗯，大媽。（討好地）我看過你梳粧台上布勒特的照片。他長得可真漂亮。

貝拉 你把樓上收拾好，就到廚房裏去幫幫羅萊。鴨子是午飯的菜，還得拔毛、燒毛哪。

漢妮 是，大媽……我頭上戴朵白花，你猜布勒特會喜歡嗎？

貝拉 聽着，你呀！我兒子心裏的事情多着哩，哪兒有功夫來睬你，你這剛從鄉下來不了幾天的小淘氣鬼。（搖髮沙發上面的墊枕）哦，我要走了。到車站接我兒子去。我猜他會穿着軍服，也許還戴上勳章。（對漢妮，嚴厲地）你站在那兒傻瞧些什麼！快上樓去！滾！

漢妮 是，大媽。（漢妮聽貝拉吩咐，慌忙向樓梯走去。）

貝拉 別走那兒！走後樓梯！

漢妮轉身從大廳裏出去，這時參議員埃爾斯沃思·蘭登上場。蘭登年近七十，頭髮已白，由於年老多病，結實的臉上已佈滿皺紋。這位富翁在他得意的日子原是一位有權勢的政客，現在呢，像一切曾經活躍過的人物一樣，他痛恨自己的老邁龍鍾，走路拄着杖，眼力一天天衰退。他穿一件黑緞子背心，一條粗金鍊搭掛在背心的兩個口袋上。

蘭登 報紙在哪兒？貝拉，把報紙給我。（他看見貝拉啊，你在這兒。

貝拉 （從桌子上拿起報紙）報紙在這兒，參議員。

蘭登 唔，你急着想見你兒子去，是不是？他一向是個好小伙子……傑克遜開車送你去嗎？

貝拉 是的，老爺。

蘭登 那就好。（蘭登坐下來，打開報紙，從背心的一個口袋裏掏出一只皮夾子，取出一個大型放大鏡。）

這時，琴涅芙娜·蘭登從樓梯上匆匆跑下來，走進屋子。琴涅芙娜是一個二十二歲的秀麗姑娘，身材纖細，黝黑，她好內省，有時也有些感情衝動。現在就是她感情衝動的時刻。

琴涅芙娜 貝拉，等一會兒！

● 美國南部黑人僕役不許和主人進出同一道門。這裏貝拉是叫漢妮不要走白人用的樓梯。——譯者註。

貝拉 嗯，涅維小姐。

琴涅芙娜 我跟你一塊到車站去。

貝拉 啊，不行，涅維小姐，你不能去！

琴涅芙娜 胡說。你沒想到我也喜歡布勒特麼？……早，爸爸。（她吻她爸爸的額頭。）

蘭登 謝謝你。

琴涅芙娜 我們走吧，貝拉。

蘭登 涅維——（琴涅芙娜停住）我想你是不該上車站去的。

琴涅芙娜 不該？

蘭登 我知道貝拉會原諒我在這兒提醒你：不能上車站去接黑人。

琴涅芙娜 您担心旁人講閑話？您這大名鼎鼎的參議員蘭登。

蘭登 我說過了，你別去。

琴涅芙娜 對不起，爸爸，可是我要去。別人要是大驚小怪，那就活該！給他們一些喝

茶聊天的材料也好。走吧，貝拉。（琴涅芙娜開始走，貝拉在猶豫不定。）

蘭登 沒有什麼，貝拉。去吧。別給耽擱遲了。

貝拉 我們會小心的，參議員。在車站的時候，我不讓小姐下車好了。（貝拉跟隨琴涅芙娜

出去。蘭登拿起報紙，靠放大鏡的幫助開始看報。）

艾麗斯的聲音（從樓梯上）早！

貝拉的聲音（在大廳裏）早，艾麗斯小姐。

艾麗斯·蘭登從樓梯上下來，走進屋子。艾麗斯三十二歲，長得很嫵媚，非常自信，興致很好。

艾麗斯 早！早！霍華德呢？

蘭登 不多一會兒他還在台階上喫早點哪。北方人老喜歡在外邊喫東西。蒼蠅啦，蚊子啦，全嚇不走他們。

艾麗斯（吻蘭登的臉頰）嘿，爸爸，好多日子沒碰上這麼美的天氣啦，您覺着好麼？

蘭登 壞透了。又熱又潮——跟往常的日子一個樣。你妹妹上車站去了，去接布勒特。

艾麗斯（頓時大驚一驚）她去了？

蘭登 去了！

艾麗斯 唔，該不至於出大亂子吧，您說？

蘭登 我看你是贊成她去的。

艾麗斯 當然不贊成；這太任性了，不過涅維很興奮，再說——

蘭登 像是傳染病，是你傳染給她的。你的好高明主意——

艾麗斯 爸爸，爸爸。大清早您就說這個幹嗎。我究竟不能把涅維管得處處週到。這兒又不是修道院。（門鈴響）哎呀，這準是羅伊表哥。我頂喜歡你，羅伊表哥，可是你幹嗎單挑今天早上來呢？

漢妮從大廳走過。

蘭登 要是誰也不去開門，也許他就會走掉。

馬克斯威爾的聲音（在大廳裏）早，漢妮。

羅伊·馬克斯威爾進來。他四十五歲，紅紅的面孔，爲庸碌案，處處想討人歡喜，他是本地有勢力的人物，也是喫得開的律師。

艾麗斯 你好，羅伊表哥。

馬克斯威爾 親愛的，艾麗斯，你長得越來越漂亮了。

艾麗斯 進來，羅伊。謝謝你的稱讚，我得好好地給你見個禮才是。

馬克斯威爾 你也越來越尖酸了。不過，說實話，我們南方姑娘逗人愛的地方也就在這

尖酸上，是不是？……早，參議員，看見您康健硬朗我們真高興。

蘭登 別像老母雞似的嘮嘮叨叨好不好。

馬克斯威爾 我看您的貴體的確是好得多了。

蘭登 你見了鬼麼？誰又弄得你六神不安了？

馬克斯威爾 您還要開玩笑。說真話，我到這兒來是幹一件正經事。（對艾麗斯）你們的黑

人小伙子布勒特，是今天回來嗎？

艾麗斯 對，他今天回來。

馬克斯威爾 我想我帶來的消息你聽了準高興。你爲這小伙子多操心——送他上大學。

呃，現在他倒真有個好機會啦。

艾麗斯 好極了，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馬克斯威爾 昨天下午李嘉遜牧師去看我。（對蘭登）你不認識他吧，參議員，這位李嘉遜

怕要算我們這裏最可靠的黑人了。（對艾麗斯）他要我在校董會幾位董事跟前替布勒特

運動一下，任命他做黑人學校的新校長。

艾麗斯 這是李嘉遜自己出的主意？

馬克斯威爾 嗯，李嘉遜的主意。而且我懷疑也是我們這裏幾位黑人頭兒的主意。他們

的意見很對，像布勒特這樣的人是難得的。他一向又和氣又能幹。